ZHENGZHOU DAILY 郑州日报
2019年1月18日 星期五 责编 陈泽来 校对 宋 利 电话 56568162 E—mail:zzrbzf@163.com

人与自然

白 草

♣ 吴志恩

白草也叫老白草、白草垫，学名白羊草，在热带亚热带地区分布广泛，是豫西南漫山遍野最常见的一种野草。

在过去的农村，也许白草唯一的用途是烧火做饭，属于较好的柴草。白草晒干，甚至还有一种氤氲的草香，杂着阳光的味道，拿起来沉甸甸的，却不扎手。塞进锅灶，缓缓地着起来，火舌舔舐着锅底，偶或有辟剥声响，有一会儿才低下去，于是再添再着，一会儿锅就会滚。

说起来惭愧，生为山里娃，做过活计不少，拿得出手又得法儿的不多。比如这铲白草，我始终不得其法。白草不同于汪汪狗——狗尾草，汪汪狗咬定田间地头土壤厚实暄腾处生长，白草却不择其壤，沟沟坎坎坡上崖畔，乃至土路两边，都活得恣肆沉醉。高不足二尺，扑棱开也不过盘子大小，却善抓地，即使夏秋雨水迅猛冲刷地面时节，白草仍能抓牢根下土石，安然不动，甚至周遭被齐齐剥去一层，它仍以高出地面的姿态迎风摇曳。也正如此，被乡里人唤作“白草垫”——可不垫子似的？

我终究没有学会铲白草。村里会铲的伙伴很多，比如宽哥弟兄几个，个个是铲白草的好手，拿把锛铲低下头，无论坡上路边，刺啦刺啦变魔术般，一会儿就是一大片，回过头抖落尘土，把箩筐装成小山一般，扛肩上背回家去。呵！你远远看见一座小山缓缓而来，小山的下边竟是个半大小伙儿。拎拎他的箩筐吧，那箩筐重得如同在地上扎了根儿。

我常和八爷、小东一起薅白草。崖畔、山沟里土松软，尤其是下过雨的时节，更易薅掉，山沟里乱石多，白草在石缝里只顾往上生长，根子细长，用力一掂就能提起，不偷懒专心干，半早上也能薅一大箩筐，分成横宽厚实的几扇，一左一右的在箩筐里摁结实了，背回家就是收获，进村走过正在吃饭的人场，夸赞和青睐是少不了的。乡亲们对勤劳的孩子自然是刮目相看的，哪怕是对一度瘦弱文静的我。

为了证实我也是爱劳动有上进心的，我和小东每次坡上薅白草，互相喊着“回了回了”的当儿，彼此反而干得更加卖力，简直就是在抢，比赛谁最后的战果更为丰硕，尽管论起干农活来，我根本不是小我三岁的小东的对手。

我总记得在家乡夏秋的山上薅白草的清晨，太阳从东北方向的山坳里一跃而起，散发着无限的力量光热，连绵青山屏障一般遮去北天，晨雾合着炊烟袅袅娜娜，把故乡装扮得如诗如画，如果白草正开花抽穗，漫山遍野间摇曳着这紫色白色的茎和花，就更让人看得迷离，这大概是我所经受的最初的审美吧，历数十年而清晰如昨，难以忘怀。

及待读到书里的“一川烟草、满城风絮”“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，我是熟悉的，也觉得贴切，故乡山野白草萋萋，让人怅惘，只恨我没有才华托它抒发心绪。

正如我熟悉的一位伯母所言：“东坡到西坡，除了白草都是药”，于人，强势而自以为是的人，白草大概也就烧火的柴草命了。然而我也听说时下的农林果业里，种冬枣的人们故意引白草、狗尾草入林地，以使林地土壤透气而又保水，这乡间最寻常的野草，也终究于人另有贡献啊。

待后来读了书进了城，有时仍不免想，我岂不是一颗草籽，偶或被吹进了城市的屋檐下，生根发芽寄生了半世？或者如作家刘震云感慨地说，他不过是在京城割麦子，那么我呢，焉不是在城里薅白草？

灯下漫笔

冬天的麦地

♣ 潘新日

当树叶随着风在空中打着旋飘落时，残酷的白霜会悄然地把寒冷挂在麦子碧绿的叶子上，这时候，大地一片苍茫，白茫茫的田野里寒鸦迈着碎步在麦地里觅食，麻雀轰然散开，在空中画着美丽的弧。

燕林举着长长的竹竿，在稻场里满世界地追打着麻雀，他那个疯劲，逼得麻雀们四散而逃。其实我们知道，仅凭燕林手里的一根竹竿，想打掉正在飞的麻雀是不可能的。可他依然不依不饶地撵着麻雀跑，惹得那些在墙根下晒暖的老人们笑掉了眼泪。

太阳出来的时候，燕林和幸福拉着我到麦地里放风筝，冬天的风在树梢间呼呼地叫着，听着就有点怕，实在太冷了，燕林裹了裹露着棉花的破棉袄，缩着脖子，流着鼻涕，瓮声瓮气地说，咱们往麦地中间走走，那里面平展，跑起来不容易摔倒。他把线圈递到幸福手里，想让幸福拽着线，他在后面放风筝，幸福也怕冻手，他双手套在袖筒里，任凭燕林说破嘴巴，就是不吭一声。燕林实在没法，只好自己拿着线圈往麦地深处跑去。

麦子们是那么安静，默默地承受着我们这群淘气包的蹂躏。脚踩在它们身上，软乎乎的，像踩在厚厚的绿毯上。幸福胖，脚下的鞋子露着脚趾头，他跑不快，却被旺长的麦子绊倒在地，那家伙耍赖，躺在麦地里不愿起来，他说，青青的麦草味真的很好闻，就像掉在了青草堆里。

风筝越飞越高，皮做的炫在空中发出好听的炫音，小鸟们从风筝下面飞过，在和炫声里遨游，那份闲淡比我们自由多了，幸福眼睁睁地看着鸟儿们围着风筝来回穿梭，心里的翅膀也长了出来，他学着鸟儿飞行的样子，在麦地里飞着，陶醉的状态就像真的在天空飞。

麦子们牵着手在大地上奔跑，漫山遍野都是，这样的时节已经很少有人在田间出没，但还可以看见农人赶着牛在麦地里耙长得过旺的麦子。燕林说，麦子长得过旺会被突如其来的大雪冻死，趁现在大雪还没下，把麦子的根耙断一部分，让麦子停止生长，这样，就不用怕下大雪了。

准备回家的时候，麦地里回响着农人的吆牛调，那么哀婉，那么旷远……

很快，大雪终于如期而至，一夜的雪，静静地行走，把乡村涂抹得洁白无瑕，田野都被大雪覆盖，厚厚的雪像一床厚厚的被子盖在庄稼上，我们冻得直跺脚，麦子们不知道冷不冷？

燕林的小腿上缠满了稻草，没有胶鞋，这样可以防止雪花灌进布鞋里，也可以防止雪化了，打湿裤脚，更主要的是可以保暖。我们都学着燕林的样子，在自己的小腿上也缠上了稻草绳，拄着竹竿，在雪地里疯起来。

此时，除了池塘，完全分不出是谁家的麦地了，雪太厚，庄稼地都成了一个洁白的平面，只有脚踏上去，才可以感知哪是田埂，哪是庄稼。

我曾经仔细地观察过此时的麦子，一棵棵地舒展着身躯，狡黠的绿叶绿剑一般举在头顶上，在雪被间透出小小的细孔，这就是它们的天，有它们梦想的世界。

我们不管那么多了，开始了我们一年一度的围猎行动，狗都是自家的，吐着舌头，口里冒着热气跟在小主人的身后，就等着发现猎物，一声令下窜出去活捉它们了。

当然，在我们中原地带，可以常见的猎物也只有兔子和野鸡，野鸡有翅膀不好抓，也只有找兔子了。按照我们的经验，此时兔子就藏在麦地的田埂间，只要顺着田埂扒开雪就可以找到它们隐藏的老巢。我们开始在麦地里分兵布阵，我和燕林在田埂两头，其他的都分布在中间两边，不管兔子从哪个地方逃跑，我们都可以抓到它。我们至今都会时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也会对那些兔子感到惋惜。

由于雪太深，小兔子蹦不多远就会耗尽力气，再也跑不动，乖乖地等我们的狗或小伙伴们抓到。大自然真是个梦幻的造物主，会造出麦子和动物，给我们人类那么多的惊喜和收获。

不用说，我们每次都会满载而归，为我们的童年增添了无限乐趣。

化雪是最冷的。屋檐上挂满了冰凌，麦叶间支着晶莹的冰架，在阳光下耀着闪亮的翅膀，鸟儿们开始活跃起来，在麦地里飞来飞去，它们是在找吃的，我猜想，是不是有冻醒的小虫子爬出来。但我的猜想是不对的，虫子们都冬眠了，有的就冻死在麦地里，根本爬不出来。

田野又变成了绿色，麦子们又在寒风里昂起了头颅，那份昭然广阔而曼妙。

大人们是最亲近麦子的，都不会闲着，一个个穿着胶鞋，挎着竹筐，为麦子追肥，身影下的温暖感动着整个麦田，来年春天一定会有好的长势。

冬天的麦田宽阔而又充满诱惑，梦想满满，希望满满，青青的麦苗绿了大地，绿着乡村，绿着我们童年的心。

跃（国画） 吕红梅

山里老人（油画） 左国顺

新书架

《山林》：用生命记录长白山原始森林

♣ 安 琦

本书是一部对长白山原始森林的深情奉献，是一场生命之旅的享受，也是一场挽救大自然的战斗，这是把生命献给原始森林的自然文学写作者——胡冬林留给世人的爱。

在《山林》里面，蘑菇、铃兰、蜻蜓、蝴蝶、狍子、花栗鼠、长尾林鸮、鸳鸯、野鸭、松鼠、狐狸、熊、刺猬、啄木鸟，还有河流、森林、大山是作品的主角。胡冬林一直在倾听大自然的密语，担负人与动物之间使者，山林给他上了一堂生动而美丽的课，而他则记下了这洋洋洒洒的长篇笔记。山林的一切都吸引着他，牵动着他的内心，他温柔探访长白山每位生灵，深情为它们画像，为我们揭开神秘大森林的一角。

达尔文写植物、法布尔写昆虫、梭罗写瓦尔登湖、蕾切尔·卡逊写生态环境……胡冬林的生态文学，写他所爱的山林，写他所爱的自然。以深情入笔，在大自然中寻找生命的最初感动。大森林中的野生动物正在加速消亡中，让我们挽留即将消逝的它们，让山林里的每位生灵活得伟大而尊严！

微型小说

回家过年

♣ 赵登科

三子开车回到家时，母亲正在门口等他。

三子说，娘，你站在这干吗？冷得很！母亲将三子打量一番，说，不冷，不冷。母亲说，三儿，你瘦了。

三子把买给母亲的衣服从车里提下来，对她说，娘，没事，不是马上过年了吗，好吃好喝几天就能长回来。

母子两人走进屋，三子发现母亲竟然没生火，他带着责备的语气说，娘，这么冷的天，你干吗不生火？冻坏你的身子怎么办？母亲说，不冷，不冷，多亏了你给我买的枸杞子，吃了一点都不怕冷，前阵子下雪，我还堆了个雪人呢。

三子不多说什么，往煤球灶里面丢了几根柴，然后又找来几张纸，不知道是柴太湿，还是纸太少，灶里只冒烟，不现火。

母亲说，我来，我来。母亲把柴全拿出来，把灶里的灰也掏了出来。没多久，在她的侍弄下，灶很快就冒出了火。她说，这古话说，灶要空心，人要忠心，一点也不假。

这话三子经常听母亲说，以前都当作顺耳风吹过去，可这次却像是被电了下。他打了个哆嗦。

母亲发现了这一点，对他说，三子，怎么了？冷吗？三子说，不冷，刚从车上下来，没适应。

母亲突然说，三子，你缺钱吗？三子说，不缺，一大把钱呢！

母亲走到床边，拿了个小盒子过来，她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个金手镯。母亲说，三子，你拿着吧，不要硬撑着。三子突然站起来，愤怒地说，妈，您这是干什么，我不缺钱。

母亲笑了笑，自顾自地说，还记得你爷爷把金手镯传给你爹时，只说了一句话，好好收着，留给你儿子，要是在你手里缺斤少两，我饶不了你。

三子说，我知道，爹走之前也和我说过，他还要我把话背熟，将来再告诉我儿子。

母亲说，可你不知道这金手镯的意义，它代表什么？

三子看了一眼母亲，母亲也看着三子。母亲说，勤劳，诚信，这四个字咱们永远不能忘。三子的背感觉被抽了一下，他低声应着，知道了。

门外响起了脚步声，一个孩子把鸡窝里的几个鸡蛋捡走了。三子连忙跑到门外说，你站住，谁家的孩子，光天化日跑到人家屋里偷鸡蛋？

母亲走出门说，三子，你莫吓他，鸡蛋是我让他拿的。

孩子不知是真被吓住还是冷，在风中哆嗦。

三子说，娘，这孩子谁的，怎么看着眼熟。母亲说，他爸叫土根，给你盖房子的，不记得了？

三子愣了一会说，记得，记得。

母亲说，这孩子可怜，他娘得了精神病，天天喊自己可以飞可以吐火，奶奶又瘫痪在床，端屎倒尿，真是为难他了。

沉默了一会，母亲突然说，三子，电视上经常说黑心老板不给工人发工资，害得人家都没钱回家过年，有些还跳楼了，你不会是那种老板吧？

三子连忙摇头，不会，您要是不信，我这就打电话给你看。

三子打通小刘的电话，按下扩音键。喂，小刘，工程队的工资都发了没有？

小刘说，王总，不是您说的先不要发吗？留着赚点利息。

三子说，你个小王八羔子，我什么时候说过，你小子最好赶快给我发下去。说完就挂了电话。

母亲说，我就知道，我儿子肯定不是那种人。母亲说着，用长满皱纹的手给儿子点了个赞。

百姓记事

赶年集

♣ 曹春雷

过了腊月就是年了，集就是年集了，母亲这样说，然后又叹一声，又要过年了，一年年的，刷刷地就过完了。她正挎上篮子，篮子里有二十多个鸡蛋，要去邻村的集市卖了，再买些放得住的年货回来。

我对母亲的怅然不以为然，年来得太慢了，我恨不得“哗哗哗”撕桌上的台历，一直撕到过年的那几天。那时我还是个孩子，无忧无虑，总认为美好的一切正在前方等我。但我等不及。

母亲锁好了院门，我催她快走。集市上冰糖葫芦的味道，已经借着一缕风，远远地在召唤我了。街上挎着篮子、背着蛇皮袋的妇人们很多，母亲就加入到她们的行列中去，说说笑笑，往集市去。

有妇人的篮子里，可能卧着一只鸡，或者一只鹅。它们抬着头，对自己的未来一无所知。那些牵羊去集市上卖的，多是男人们。

有勤快人肩扛手提的，赶年集回来了。去的人就问回来的人：今儿集上的猪肉和青菜贵么？回来的人往往就咋舌：咋不贵啊，贵也得买啊，要不到了年根更贵。我不关心肉价和菜价。我只关心集市上冰糖葫芦千万别卖光了，卖小人书和年画的，千万别走了。

终于到了。集市上人挤人，有的地方前胸擦后背。有人提了肉，要穿过人群，就会大声喊：油到了啊，油到了啊。那时我总听不明白他在喊什么，后来才悟出，他的意思是提醒人人让路，别蹭到猪肉上的油。

母亲在人少的地方蹲下，先卖鸡蛋。我等不及，向母亲要了几块钱，买冰糖葫芦，再就是小人书和年画。那时糖葫芦便宜，一毛钱一串吧。吃一个，满嘴香。糖多，有时把嘴都粘住了。

有孩子买了气球，兴高采烈握着绳，气球在人群上面飘。有时，一不留神，绳子脱了手，气球就飘到空中，悠悠地越升越高。孩子急得抹眼泪跺脚，旁边的母亲仰头看着，无可奈何地笑，然后安慰孩子：好好好，别哭了，再给你买一个。孩子这才止住泪。

女孩子喜欢买“滴滴金”，晚上点着，火花四溅，很好看。很便宜，两块钱就一把。男孩们要买“钻天猴”，插在土里，点着，哧地一下，一溜烟飞到空中再响。也有买“甩炮仗”，泥巴做的，往地上一摔就响。

赶完集，我急着回家看刚买的小人书，但母亲拽着我，要到理发摊前理发，我不肯，但最后还是老老实实被摁在那个破座椅上了。母亲是希望，新的一年能让我从“头”开始。

如今每年春节前回到老家，我都要去赶个年集，不图买什么，只想再次与当年那个胖乎乎的一脸青葱的“我”重逢，拥抱一下，然后轻轻说一句：嘿，少年，走，一起赶年集去！

连 载

一句话，一个人，一段历史，一束思想，一种文化，一个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。
——《廉语金典》

【原典】吏，忠正奉法者尊其位，廉洁爱人者厚其禄。——西周 姜尚 见《六韬·文韬·盈虚》

【注译】官吏，忠诚正直奉行法令的就升迁他的爵位，清正廉洁仁义爱人的就增加他的俸禄。

【解读】姜尚，即姜子牙，也称姜太公，是西周开国之君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军师，西周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，更是中国古代的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的韬略家。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，儒、道、法、兵、纵横诸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，尊为“百家宗师”。姜尚因其祖先曾被封在吕地，故又称吕尚。他因家贫，为维持生计，年轻时曾在朝歌城里宰牛卖肉当屠夫，也曾在盟津开过酒店。虽然他满腹经纶、才华出众，但在商朝却怀才不遇。他已年过六十，满头白发，阅历过人，仍在寻机施展才能与抱负。他听到“西伯”周文王正在广求贤良，于是便在岐山西南渭水的一条叫兹泉水的源头凡谷用直钩钓鱼，引人注意。文王出猎，路遇姜尚，谈得十分投机。文王大喜，说：“我先君太公早就盼望有贤人来辅佐，您大概就是我先君太公盼望已久的贤人吧！”因此便称他为太公望，拜为军师。姜太公替文王谋划了许多军国大计，史称“天下三分，其二归周者，太公之谋计居多”。周文王在姜太公的谋划下，使周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力量都大大增强。文王病死，姜太公又辅佐文王之子武王，被尊称为“师尚父”。姜太公辅佐周武王继续加强周国力量，争取各方诸侯，为最后灭商选择了战机，发动了伐纣之战。牧野之战，耄耋之年的姜子牙牵着狗、架着鹰率先在前面挑战，鼓舞士气，最后军队攻入商都，推翻商朝。由于姜尚灭商有功，被周朝分封在齐，成为历史上齐国的祖先。

《六韬》传为姜尚所著，概后人所托。全书六卷：文韬，论治国用人的韬略；武韬，讲用兵的韬略；龙韬，论军事组织；虎韬，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；豹韬，论战术；犬韬，论军队的指挥训练。以太公与文王、武王对话的方式编写，重点体现姜尚的思想和谋略。此外还有一本书叫《三略》原称《黄石公三略》，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，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，与《六韬》齐名。后世将二者并称《六韬三略》。

姜尚在帮助周文王、周武王推翻商纣王的残暴统治、建立西周政权的过程中，深知统治者的贪淫腐败之风是亡国要因，因此极力倡导清正廉明的风气。

——对于百姓，要“尊民、爱民、顺民、养民”。首先尊民。“太公曰：天下非一人之天下，乃天下人之天下也。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。”（《六韬·文韬·文师》）姜太公最清楚，人民，只有人民，才是推翻商纣王暴政的最大功臣，理应得到最高尊重。“敬其众，合其亲”，就是尊重民意，团结宗亲。“敬其众则和，合其亲则喜，是谓仁义之纪”。尊重民意就能得到人民拥护；团结宗亲就能得到他们的爱戴。“无取于民者，取民者也；无取于国者，取国者也；无取于天下者，取天下者也。无取民者，民利之；无取国者，国利之；无取天下者，天下利之。故道在不可见，事在不可闻，胜在不可知。”解释一下，不掠夺人民利益的，可以取得人民的拥护；不掠夺别国利益的，可以取得别国的拥护；不掠夺天下利益的，可以取得天下的拥护。不掠夺人民利益的人，人民归向你，这是人民给你的利益；不掠夺别国利益的，别国归向你，这是别国给你的利益；不掠夺天下利益的，天下人归向你，这是天下人给你的利益。所以这种方法妙在使人不可见，事机秘密妙在使人不可闻，胜利妙在使人不可知。其次爱民。在《六韬·文韬·国务》指出：“为国之大务，爱民而已”。还指出：“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，如兄之爱弟，见其饥寒则为之忧，见其劳苦则为之悲。赏罚如加诸身，赋敛如取于己，此爱民之道也。”意思是说，善于主持国政的人，治理百姓就如同父母疼爱自己的子女，就像兄长爱护自己的弟弟，见他们饥寒就为他们忧愁，见他们劳苦就为他们悲伤。给予他们赏罚就如同加在自己身上，征收赋税就如同拿走自己财富，这就是爱民的道理。第三顺民。“与众同好，靡不成；与众同恶，靡不倾。治国安家，得人也；亡国破家，失人也。”（《三略·上略》）意思是说，作为统治者，要与广大民众同呼吸共命运，做事要符合广大民众的心愿。与人民群众有共同的愿望和厌恶，就没有成功不了的事业和克服不了的困难。国家安定家庭安宁，是因为得到民众的支持；国家灭亡家庭破败，是因为失去了民众的拥护。第四养民。“太公曰：利而无害，成而无败，生而无杀，与而无夺，反而无苦，喜而无怒。”（《六韬·文韬·国务》）“天下者，务家桑，不夺其时。薄赋敛，不匮其财。罕徭役，不使其劳。”（《三略·上略》）“存养天下之鳏、寡、孤、独，赈赡祸亡之家。”（《六韬·文韬·盈虚》）意思是说，平民百姓，务家种桑，不要耽误他们的农时。要薄赋敛，不让他们财物匮乏。要少派徭役，不让他们过于劳苦。要收养天下的鳏、寡、孤、独者，要救济和赡养家中遭祸亡命的人。

——对于帝王本身，要“削心约志，从事乎无为”。君主要安详稳健而气质宁静，要柔和有节而胸有成竹，要善于与臣民协商问题而不固执己见，对人要谦虚而无私，处事要公正而不偏。要“勿妄而许，勿逆而拒。许之则失守，拒之则闭塞。高山仰止，不可极也；深渊度之，不可测也。神明之德，正静其极。”意思是说，不要轻率接受，不要简单拒绝。轻率接受，容易丧失主见；反面拒绝，容易闭塞言路。君主要像高山那样，使人仰慕效法，要像深渊那样，使人莫测其深。英明正确，镇静公正，就是准则。还强调统治者“目贵明，耳贵聪，心贵智。”“以天下之目视，则无不见也；以天下之耳听，则无不闻也；以天下之心虑，则无不知也。辐辏并进，则明不蔽矣。”这几句的意思是，眼睛贵在能看清事物，耳朵贵在能听到消息。头脑贵在能考虑周详。如能使天下人的眼睛都去看，就没有看不见的事物；使天下人的耳朵都去听，就没有听不到的消息；使天下人的心思都去考虑，就没有考虑不周的事情。四面八方的情况都汇集到君主那里，君主自然就能洞察一切而不受蒙蔽了。

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鼎路77号河南文化产业大厦郑州报业集团 邮编：450046 电话：郑州报业集团办公室 67655666 67655888 编办 56568227 编辑中心 56568179 广告部 67655632 发行部 67655511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郑工商广字001号 郑州报业集团印刷厂（地址：郑州市管城区金岱产业集聚区鼎尚街15号）56558100 零售1.50元